



15  
1125  
15





門 45  
號 1125  
卷 15

荀子弟一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  
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  
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  
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聚熙甯舊  
本亦未為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  
帝也監本改為  
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為是也元刻作出之藍  
即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





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離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爲于越又改注文之吳越爲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念孫案刻呂夏卿本也宋刻錢佃本同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

越說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朱東亮本皆作干他本皆改爲于念孫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爲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



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  
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  
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  
說叢篇竝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  
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爲性大戴記  
作性

蒙鳩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

言謂之蔑雀蛟讀如朶蒙蛟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  
與蟻蒙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  
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  
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  
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  
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  
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

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

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

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

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

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

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

燕禮注乃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大戴

考荀子書多與曾

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強自取柱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

柔自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

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

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

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

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

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

與柱通也

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

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宋呂錢本竝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為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為韻劉說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備循字隸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十步十當為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蹶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皇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



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  
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  
驥一躒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  
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辯見大戴記述聞

六跪

蟹六跪而二螯盧云案說文解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  
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訛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  
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王

篇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  
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岐矻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  
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  
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  
謂兩為衢也犬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  
字辯見大  
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  
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錢本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  
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



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盧云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不言十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蛄鼯鼠之鼠合為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伎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為誤字明矣當以

楊說為是

草木潤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案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竝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不積

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念孫案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

羣類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元刻無羣字宋龔本同念孫

案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竝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

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

楊注曰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纔同劉云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噴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楊注曰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聲噉噉然也噴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盧云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兒啐與噴嘯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



獨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

學之經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念孫案經讀為徑即

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

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此徑字訓為疾

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

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

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即荀子之莫徑楊以為學之大經失之

識志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引之曰此文本作安

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

識志二字者校書者勿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

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

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本作雜

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

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

人竄改之謬

頓之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曰頓

挈也盧云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念孫案



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  
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今案頓者引也言挈裘  
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拖引  
也曹憲音頓古無拖字俗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  
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  
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  
不足篇曰吏捕索挈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  
傳曰當道挈頓人車馬

不道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滄壺也

宋錢佃本滄作滄元刻作滄案說文滄舖也從夕倉聲

或從水作滄七安切玉篇廣韻倉作滄而滄倉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倉屬寒部滄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千連塵貍為韻三章之滄與輪滄滄同韻誤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滄為滄而集韻遂合滄滄為一字矣今俗書滄字作滄而錢本作滄自是滄之俗字非滄字也盧從元刻作滄云滄同滄非是

不可以得之矣念孫案道者由也

見禮器中庸注

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

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

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

宋呂本以下有為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今據

宋錢本刪故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匪交匪舒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楊注曰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云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聾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姣廣雅曰姣音倭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為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

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德見其光

天見其明德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德顯其水火



金玉之允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允廣古通用念  
 孫案劉讀允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韋正義曰明  
 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  
廣大配  
 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故君  
 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  
 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修身

自存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念孫  
 案爾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  
也大傳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  
 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  
 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  
 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蓄然必以自惡也宋呂錢龔  
本竝如是盧從元刻於在  
 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  
 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為徧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徧字也說見日知錄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脩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脩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脩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性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為

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駉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引之曰下文以節疾



為韻雅野為韻生成甯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

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立於時通而誤達與侵為合韻凡願月二

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齊甫田字從旦聲

而與桀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連與列藝為韻藝古讀若臬

不賞而民勸中庸與鉞為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

作邊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

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

畝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為二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

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

心執詐今本執詐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固也亦非祭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訕卑訕也固倨也立

不訕是倨傲也鄭注訕充訕形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

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

楊注曰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詔字

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



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與道  
導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諂諛即導諛也導與諂聲之轉  
諂諛之為導諛名及之為導及禫服之為導服皆聲轉  
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

耗俗作耗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曰耗虛竭也凡物多而  
易盡曰耗念孫案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  
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  
矣今案耗讀為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

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  
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  
也讀與眊同倉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寤以耗廢師  
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  
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  
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曰耗而  
彌遠精神篇志氣曰耗高注竝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  
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眊亂之眊明矣呂  
刑耄荒釋文耄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  
釋文耄字本作耗也今作耄者陳鏐依衛包所定今文  
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



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字耗耄耗古竝同聲耄亦作眊漢書刑法志曰穆王眊荒耗耄眊古竝同聲耄荒之耄通作耗猶眊亂之眊通作耗矣

知慮漸淡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為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

下也說文塤讀若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

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是濕為下也塤濕古

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

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

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為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拜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

物輕矣

宋本如是

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廣雅惠愛恕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

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沃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橫行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引之曰橫讀為廣堯典允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合唐扶

頌竝作廣被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



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鎔  
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慤楊注曰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  
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為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  
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  
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祿而野  
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  
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

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

小雅鼓  
鍾篇其

德不回七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  
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謫庸回杜  
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  
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韞  
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  
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  
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  
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云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  
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或不為爾

宋呂錢本竝如是

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盧從元刻於不為下增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出入不遠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出入當為出人言為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楊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



案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為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圓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碩甫曰渠渠猶

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渠讀為遽不寬泰之貌失之

舍亂矣無為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矣無為也楊注曰舍除也除亂矣之人孰肯為此也念孫案舍亂矣無為言所為皆亂矣耳楊說非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患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害

懼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交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勦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為楛天論篇楛耕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楛矢釋文作枯

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勦而容貌不枯慢

楛慢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楛慢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苾朝慢楛淮南時則篇

云工事苦慢苦慢與楛慢同彊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非十

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慢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楛或言

慢或言楛慢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爾雅束擇也勞勦而容貌

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為之說非也或引榮辱篇參之而愈瘠者交

也以為容貌不枯好交也之證斯為巨謬矣交當為文隸書交字或作文見漢

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束理下言好交好呼理與文報反

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

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束



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桎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

宋呂錢本並如是

元刻刪

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以為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

并刪故字

申徒狄

楊注曰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劉云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易知 不辭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韓詩外傳易知作易和不辭作不亂念孫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



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不辭二字文不成  
義亦當依外傳作不亂楊云不至於騁辭加騁字以釋  
之其失也迂矣和知亂辭皆形近而誤

寡立

君子寡立而不勝楊注曰雖寡立而不能勝念孫案楊  
說非也寡立當為直立字之誤也

直誤為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

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子侈靡篇

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  
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

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剽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  
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  
而不見貴者剽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容而敏

恭敬謹慎而容楊注曰不至於孤介也念孫案楊說容  
字之義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  
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  
裕是容裕古字通

古者東侯二部共入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為聲史記平準書

盜摩錢裏取鎔漢書會貨志鎔作鎔音浴亦其例也



義

正義直指舉人之過引之曰義讀為議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議願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榘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泰族篇刺幾辯義義竝與議同

天而道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念孫案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宋呂錢本竝如是

而理

其理

作

以易

靜而理

謂不

婦傳

加

和理

不當依

下句生理唐

改作治惟



其相屐交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其故仍而  
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為之誤言今上句依  
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  
必深矣其甚允

漸而漸則下漸詐矣

人無所不為而漸則毒賊而亂楊上曰漸進也謂

人之漸也

人之漸也

人之漸也

人之漸也

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欺也傳以漸為漸化失莊子胼篣

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為漸化失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證

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劉云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

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

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棲霞郝

氏蘭皋荀子補注云慎當訓誠釋詁云慎誠也非謹慎

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

矣又云慎字古多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



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遂致舛誤念孫案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陳云中庸言慎獨即是誠身十手十目別慎獨不當有二義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

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



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為拜拜今拱字也說文収兼手也從収從兩手拱斂手也從収從兩手拱斂手也從収從兩手拱斂手也而議即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為拜之譌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刪室字云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埽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

辨治辯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篇同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



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為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辨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

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以悖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引之曰悖。讀若勃。玉篇悖切。又蒲輩切。廣韻同。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悖懟也。廣雅曰勃懟也。悖怨懟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悖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楊注云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即勃然。不怨君而違悖其失也。迂矣。

竭

卷八之一

民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爲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爲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荀子賦篇媿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勇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匙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匙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



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  
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  
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媒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僑。念孫案未錢本  
亦作僑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快或  
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天室亦為世室。天子亦為世  
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  
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

泄為汰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淡於矛戟。念孫案傷  
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為  
更淡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  
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辭見非相篇。樂於鍾鼓琴瑟。三以字與此  
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  
此竝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始



巨涂則讓小涂則始楊注曰始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  
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  
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始讀  
為待言其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  
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始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  
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念孫案廉而劇謂有廉隅而傷人

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劇利傷也  
較此注為勝

憂忘其身念孫案也今本書無補字蓋當為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  
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下誤  
為夏又轉誤為憂耳念孫案後說為長

唯利飲會之見  
悻悻然唯利飲會之見引之曰飲會上本無利字唯飲  
會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會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  
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會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



字而衍同一協今本并係增會文只係字增遊不文係  
果敢而振果而振果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  
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  
則非其類矣楊法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  
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鮪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楊注曰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  
說文云即鱸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念孫案衛風  
碩人篇鱸鮪發發說文作鮪鮪則鮪非魚名且儵魚亦

無儵鮪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鮪為鮪字之誤爾雅云鮪  
鮪鮪即鮪之異名則儵鮪為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  
見漢趙相本字或作本見白石二形相似故鮪誤為鮪  
劉衡碑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為知識之識  
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  
義述間左傳昭二十六年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  
此注以志為志氣之志失之

迂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楊注曰迂失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  
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  
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慤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慤謂材性愿  
慤也汪氏容甫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  
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念孫案  
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家語  
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

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  
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  
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  
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念孫案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形碎  
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  
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未確



鞠錄 敦比其事業 敦比於小事

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注曰：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敦厚也。比，親也。盧補校正云：案淮南主術訓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楊讀為拘錄非也。又君道篇原慤拘錄，盧云：案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原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引之曰：楊云：敦厚也。比，親也。亦非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

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庇。襄二十五年左傳：子不使庇賦。魯語：子將庇季氏之政。韋杜注：竝云：庇，治也。周官遂師：庇其委積。故書庇為比。鄭司農讀為庇。大司馬：比軍旅。比，或作庇。是庇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疆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審躬親，亦失之。

陶誕

陶誕突盜，惕悍僇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楊注曰：陶當為禱，杙之禱，頑嚚之貌。或曰：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念孫案：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為詔。音詔。誕雙



聲字諂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諂，其行也悖，謂其言  
誕也。卽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  
甸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緇，索也。緇卽宵爾索。緇之緇，小  
雅苑：柳篇上帝甚頭。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  
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楚  
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指出曰搯。皆其證也。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汙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  
四字義竝與此同。

疾

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  
親已也。念孫案：疾猶力也。言力爲誕，力爲詐也。上文云  
輒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

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  
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慮之難知也

念孫案：此言小人之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  
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  
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云：慮之難知，謂人難  
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注錯

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楊注曰：注錯，謂  
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念孫案：楊後說得之。注



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銑置也措銑卽注錯是注錯同訓  
爲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  
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  
下文得執而衍今據上  
刪文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  
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

君子安雅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讀爲夏  
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  
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  
天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注云正而有美德

謂之雅此下有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  
鳥也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則與  
上二句不對矣

習俗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楊注曰習  
俗謂所習風俗念孫案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  
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  
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  
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  
志安久移質餘見前  
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



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

念孫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安  
桀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  
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  
為衍文

今是

今是人之口腹念孫案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  
字下

無嫌於鼻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  
莫不弃此而取彼矣念孫案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衍字  
也嫌苦簞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嫌於芻豢醪醴之  
味趙策曰衣服之儻於體膳啗之嫌  
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嫌易牙乃煎  
菽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嫌快也臭之而嫌於  
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  
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為嫌而訓為厭失  
之注說同

靡之儼之積靡使然也

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鉛



志ノ之一  
之重之楊注曰靡順從也儼疾也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鎔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儼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儼之皆積貫之意也

陋者俄且憊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楊注曰憊與憊同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憊陋者俄且

憊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憊兮鄭云憊寬大也下板反盧云案此注說頗岐出竊疑憊當為爛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憊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憊反憊為野此以憊與陋相對義亦合念孫案盧說是也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憊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憊為寬

大近之

陳說略同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念孫案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



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云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桀紂何損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失之

大豈豈非

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念孫案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何指矣

幾不

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念孫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行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為衍文明矣

為溝壑中瘠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念孫案瘠讀為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舛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瘠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為羸瘦失之



其功盛姚遠矣以觀其盛 響其盛 嚮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將為天下生民之

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溫讀為

也大雅雲漢篇漙漙蟲蟲正義漙作溫內則柔色以溫

之釋文溫本又作漙是漙與溫通楊注溫猶足也非是

說同其功盛姚遠矣楊注曰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

甚長遠也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為成

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

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

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

也莫成乎艮即成言乎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

備已成也高注盛疆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

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

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

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

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響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

滅其功盛讀為成成亦功也楊注盛謂故說苑臣術篇

大業失之



志八之一  
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  
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  
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  
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孰脩爲

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念孫案禮論篇曰非順  
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  
脩治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又云孰甚也甚脩飾作  
爲之君子直望文生義耳當從禮論篇補順字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以治情則利以  
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楊讀以  
獨則足爲句注云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  
足也又讀樂意者其是邪爲句注云樂意莫過於此念  
孫案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  
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  
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  
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  
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  
此同



然則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韋注云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

念孫案僂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卽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

荀子弟一



荀子弟二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人字者  
 是此謂古無相術  
 非謂古無相人也  
 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是其證  
 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焉廣三寸  
 面長三尺焉廣三寸  
 盧云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荀子弟二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人字者  
 是此謂古無相術  
 非謂古無相人也  
 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是其證  
 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焉廣三寸  
 面長三尺焉廣三寸  
 盧云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

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摯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  
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  
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媵說文曰媵

輕也廣雅玉篇音于堅

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

自覆言毋輕發厥令以自

說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

刪相非然而仁人不能推知

否也三智慮三行至淺薄其能與人又相懸遠而不

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足也念孫案楊以明為

明白甘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通馬氏春秋本

曰母越亦命以

以越為頭聲非亦見經義述聞

古淺本立如是元刻說相宗盧依元刻

明楊注曰曲直猶能



士不能明明與非皆尊祭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為明禮  
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  
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  
不可不敬也其

人有此二又行三行四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

數行五其三字即涉  
上文而

故曰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衍字也自曰文  
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  
問荅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行  
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  
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  
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  
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禡之言弛也言疲於



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故荀卿淡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汨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

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

宋呂本如是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間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

治亂異道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  
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  
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  
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  
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

度徒落反

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

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  
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

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  
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  
者亾古今一也文義竝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  
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  
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聞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  
案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  
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  
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



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

宋呂錢本並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  
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  
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  
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  
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

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  
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  
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

渠堰

府然若渠堰槩栝之於己也楊注曰渠堰所以制水槩  
栝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  
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廡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堰  
通即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堰連文梁渠形相似  
遂誤為渠耳

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疆梁原水



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粱谷

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楊注曰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柂柂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柂者檠柂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柂之義檠同念孫案攷工記弓人恒角而達譬如終繩鄭注曰繩弓鞮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繩縻毛傳曰閉繩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繩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秘弓檠也則

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繩與柂同閉與秘鞮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柂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楫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眾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眾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為眾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



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竝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薌

欣驩芬薌以送之楊注曰芬薌言至芳潔也薌與香同念孫案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

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暘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

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為

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引之曰上為字涉下為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為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諫臣從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



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為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扶問反引之曰本分上

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居鎔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鎔置也居鎔安居也念孫案居讀為舉言或舉或鎔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措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鎔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鎔之遷徙之皆其



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遞奏漢書舉作  
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  
傳舉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為質襄三十年左傳  
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  
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  
質質致古同聲故字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謂信  
亦相通說見唐韻正楊注黨與黨楊注致至也失之  
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同謂在言也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灑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  
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  
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念孫案彊國篇云假今之世  
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

欺惑愚眾喬宇鬼瑱

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  
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宇鬼瑱而  
不釋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



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人四字明矣外傳  
有此四字者欺惑愚人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  
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  
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慢差等

上功用上與尚同大儉約而慢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  
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  
與尚竝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  
故君子大居正竝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為太而以爲  
過儉約失之

慢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  
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  
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  
亦無也李善注訓曼  
爲長失之曼差等卽無差等作慢者借字耳  
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  
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楊  
以慢爲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  
通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  
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  
字相亂說見  
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取聽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糾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楊注糾與循同則惘然無所歸宿元  
刻及作反宋龔本同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糾察之  
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糾察則疏遠無所歸則

及為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糾鉛  
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  
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  
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  
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  
察性惡篇云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  
明證也楊訓惠為順失之

類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  
 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脩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  
 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  
 為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儒效篇其言  
 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  
 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  
 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類之言其類失之  
 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  
 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斂然

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  
 者斂當為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  
 章歛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歛然莫不  
 傳相敕厲匡衡傳曰學士歛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  
 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歛然  
 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



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  
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  
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  
二子者遷化六說上  
亦無  
則字

願以為臣

成名況乎案此下有脫文  
不可考楊注非諸侯莫不願以為臣引之曰  
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  
也宋龔  
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  
以為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象  
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  
義述聞財萬物與養  
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  
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  
裁制萬  
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  
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  
財萬物養萬民義竝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湎然而與  
如同雖辯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



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

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

楊注未了了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

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

詐竝與此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

也知字同義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

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

篇曰辯惠于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

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辨荀子性惡篇曰

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

義同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

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

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

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而無用

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楊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

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楊注曰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  
念孫案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  
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墜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  
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  
可枚舉

利足而迷負石而墜

楊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  
而迷之類郝云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  
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

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而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  
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  
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  
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  
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同楊曲為之說非

觸抵

卷之三

七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執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跂訾

以不俗為俗楊云以不合俗人為自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念孫案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為恣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為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訾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楊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夫跂訾為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

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為不能為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為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為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宋呂本如是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汚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亦與楊注不合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念孫案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



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棊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為本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

未盡脩其本也此不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得其解而為之說

畜積脩鬪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鬪引之曰脩鬪二字殊為不詞楊注曰脩戰鬪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脩鬪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



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綏之綏。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為葳蕤之蕤，蕤與綏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為綏，而說文飢餒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嗛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楊注曰：嗛與歉同。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慎連文。

慎比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下

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

慎比爲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

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



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  
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  
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  
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  
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  
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  
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

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  
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  
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  
管子入國篇聾盲暗啞跛蹙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  
即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  
任大事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  
而言

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  
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  
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



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  
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  
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念孫案屬繫也天子  
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  
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

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當爲天子此  
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世德堂本同  
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  
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  
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  
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  
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  
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



高注淮南以籍為  
圖籍誤與揚同

變執次序節然也

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

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說見下條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作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猷猷兮其能長久

厭焉有千歲

之固

厭然與鄉無以異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馱。又作愔，方言曰：馱，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良人。毛傳曰：厭，安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左傳所招之愔。愔，杜注曰：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馱，馱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馱，馱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馱，馱兮，其能長久，則云：馱，足也。於馱，馱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厭然，淡藏千歲不變，改皆

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執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念孫案：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嗚當為噪，字之誤也。噪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



隳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嗚呼歎鳴  
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  
狂夫噪諱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噪呼故下言莫  
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  
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

### 窮閭漏屋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閭窮僻之處  
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閭謂之  
街與巷同窮閭卽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  
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

閭也巷謂之閭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閭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  
陋阨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  
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  
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  
室皆其明證矣

### 豫賈

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  
爲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  
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  
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



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

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老子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

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

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

爾雅曰俯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

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豫賈索隱云謂臨時

義竝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

云案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

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

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

罔不分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宋呂錢本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



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元刻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罔分念孫案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罔罔罔免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矣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楊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為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為一句若義也為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

說秦今本若譌作若皆竝用此若二字

比中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象傳言從乎

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為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然不然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謫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作謫者是也作謫者謫之譌耳謫決古字通朕上九王注恢詭謫



怪釋文譎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譎德而

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譎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

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

荀子之本作譎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譎德為論

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

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宋呂本如是宋錢木及各本行事皆作

事行盧從昌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

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

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楊法事險而行汗

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

遵傭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

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

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篇曰幼而慧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惇古是字通

敦為勉也說文慎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釋文慎

音墓亦作慕是慕為勉也方言作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

之伴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

能行之則為士行而加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

考也驗也竝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

也古謂考為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于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鎮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



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靡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為無是也其訓胥為相則失之

杆杆

是杆杆亦富人已楊注曰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

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



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為解故失之

比周而譽愈少 推類接譽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  
危念孫案譽非名譽之譽即與字也

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

或為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言雖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

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

疆國篇曰比周以爭與

下句鄙爭

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

接譽以待無方

楊注無方無常也

譽亦讀為與與亦類也周語

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為聲譽失之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楊注曰偃偃也伸讀為身偃身之人而疆升高則頭頂

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云伸蓋即偃字之譌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念孫案交如上下交征利之

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

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

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



志人之二  
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  
民德也

楊注曰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念孫案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劉云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劉云案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據楊注云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念孫案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

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

博若一人 和傳而一

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楊注曰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議兵篇和傳而一注曰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劉曰博若一人博當作傳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念孫案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即專一之專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



曰搏一純固

今本搏誤作博

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

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

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為專詳見管子

聖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念孫案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

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

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

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為

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

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 盧不知下文之

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為賢人以別

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

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

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

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

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

分為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

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

上文之篤厚君

子即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

分分兮分然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



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  
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  
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  
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終始  
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  
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  
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  
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

脩脩兮用統類之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念孫案脩讀爲條春秋繁露

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畷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  
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  
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  
楊以脩脩爲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  
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行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負展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汪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



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壤楊注曰汜水名音祀汪云汜當作

汜音汎字从匕不从巳汜汎懷壤以音成義注非見乾

申校本念孫案汪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

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為證僖二

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

得引為至汜之證矣

至其頭而山隧

楊注曰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峒

摧也隧讀為墜盧云其頭即其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

字亦汪校語也其首見讓王篇其頭又見呂氏春秋誠

廉篇

篇一跨天下而無勦

楊注曰勦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勦蓋

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真訓四達

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

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盧云此三十二字當為衍



文韓詩外傳無必刪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脗合念  
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  
偽者義皆作為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為念孫案行偽  
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  
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為唯此  
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為詐偽之偽矣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身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

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  
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

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億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  
安也從人意聲意於九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  
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  
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江漢箋及大傳注並同言內

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

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

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劉云

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

世楊謂當為以今持古非

晦然

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則晦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晦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蒙魯頌闕宮弁奄晦竝通楊云晦與暗同失之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

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

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

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

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

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為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



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王霸篇曰如是則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鎔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云能其云益乎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楊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盧補校曰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念孫案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韞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為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



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

條說者多失其義辨見釋詞

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

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

注曰誰有不從

辯則速論

念孫案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

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

情 不足以獨立而治

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

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為也楊釋所得乎情三句云或曰情當為積所得

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

化之也又釋情也者三句云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

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念

孫案楊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

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

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

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人論 人臣之論

念孫案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誦讀為倫倫類也等也



謂人之等類卽下文所謂小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  
 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  
 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論  
 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  
 鄭箋論之言倫也公會大夫禮倫庸七今文倫或作論  
 王制必卽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  
 知大倫大敷楊云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失之又臣道  
 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  
 惡亦失之

汗漫

行不免於汗漫念孫案漫亦汗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

岱之間或曰浼洿與汗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  
 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汗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汗漫  
 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汗漫者竝同

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

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  
 之以已爲智也

高似金檢式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念孫案檢  
 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  
 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云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分檢式為二義失之

壇宇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楊注曰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念孫案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荀子第二之凡言于言言于言皆並同

小變於林高出曰是形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